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環谷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胡敏

謄錄監生臣楊鳳集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環谷集

別集類四元

提要

臣等謹案環谷集八卷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經禮補逸已著錄其平生以聚徒講學為業本不留意於文章談藝之家亦未有以文章稱克寬者然其學以朱子為宗故其文皆持論謹嚴敷詞明達無支離迂怪之習詩僅存

十餘首雖亦瀟洛風雅之派而其中七言古詩數首造語新警乃頗近溫庭筠李賀之格較諸演語錄以成篇方言俚字無不可以入集者亦殊勝之在其鄉人之中不失為陳櫟胡炳文之亞文士之文以詞勝而防其害理詞勝而不至害理則其詞可傳道學之文以理勝而病其不文理勝而不至不文則其理亦可傳固不必以一格繩古人矣乾隆四十六

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環谷集卷一

元 汪克寬 撰

賦

夫子之牆賦

敏學主人與博古先生遊於尼山之麓曲阜之墟造孔
林之闕里瞻玄聖之攸居梗楠連雲而蒼鬱檜栢叅天
而扶踈踈亭嵯峨而倚空杏壇甃甃而荒蕪列橫序之

層構峙鉅殿之中歸屹崇門之突兀繚周垣之廻紆主人喟然而嘆曰端木子所謂數仞之牆其在茲乎吾子衣蹠蹣之逢掖冠崔嵬之章甫塗抹丹鉛摹寫今古行式淵騫言稱求路盍為我抽思逞辭飭章繪句鋪張弘麗之規緣飾高廣之度極詞人之炫燿亟援筆而為賦先生曰嘻夫子之牆豈今之所謂牆哉粵自二龍繞室五星降庭萃大塊之清淑會元氣之晶英纘聖神之華胄集條理之大成拓天下之廣居開異代之文明夫是

以覆泰宇以為櫺立人極以為柱存至誠而為基凝至道以為土文章為之華飾德業為之培累貫一理以為楨崇萬善而為堵仁義中正乃其板載之方詩書禮樂乃其畚插之具不思不勉初何事於經營彌高彌堅又奚煩於削鏤悠久無疆乃斯牆鞏固之迹博厚配地乃斯墻延袤之數蓋非有馮馮之聲俾人得而聞又非有薨薨之形俾人得而睹子與守約而獨詣復聖瞻前而無方衛贛及肩之淺室仲由駐足而升堂彼州仇之何

人固無惑乎不足以窺聖域之渺茫主人展然而笑曰
繫尼父之誨人若太虛之時雨示後進之表儀固無行
而不與夫豈強蔽於垣墉岌岌乎城堞之扞禦使升高
而無階漫顚顚而延竚先生曰非也夫物理之不齊宜
鉅纖之異宜凡藏蓄之廣博必高深而難窺倘其中之
狹隘外卑薄以奚疑苟處下而眎高會何異乎斥鷃笑
大鵬於藩籬主人於是與客躡高蹠眺清賞闢重局披
宿莽歷石級而步趨睇宮庭之峻廣扣玲瓏之綺疏拜

蒙俱之遺像覽碑碣之籀文聆絲竹之絕響爰從容而
詠歸挹清風之蕭爽

無逸圖賦

粵有好古書生博雅搜奇閱几上之冊絕編中之韋覽
商周之逸蹟睹漢唐之懿儀涉獵前昔究竟無遺秘閣
主人見而問之曰子亦嘗聞唐人之無逸圖乎演往聖
之箴規易明君之玩娛維良相之偉制實盛代之弘謨
也盍抽子秘思攄子遠謀探訓詁之蹟闡方策之腴撫

芳逞妍而為余賦諸書生曰唯唯繫唐中葉實惟明皇
式遏寇攘克正紀綱嗣睿而帝既安且平虎皮包刃鵠
板收英爰得宋璟股肱之良敷陳治道討尋憲章璟乃
思曰繫人君之履位如臨深而捧盈宜處逸而思難宜
盱食而遑寧於是寫周書無逸之圖為唐皇克已之銘
不飾不文不丹不青惟取周公旦之數語所以戒成王
之守成者也念聖人之遠慮懼嗣王之暇逸獻無逸之
嘉謨陳艱難於稼穡於以戒夫怠荒於以勉夫兢業考

歷代之隆規敷祖考之弘績嗚呼七歎感慨乎今王之
心不敢五言鑒觀乎前哲之德于觀逸于遊田再四為
之丁寧生則逸生則逸反覆為之戒飭陳享國之久近
論得壽之隆嗇是皆以昏為懲而以善為則也璟之圖
之必精緻而詳極明皇觀之宜亦感省而修慝矧夫九
齡進金鑑之錄蘊古遺大寶之箴賢臣交納乎忠言賢
君亦謹於操心故迴奢為儉戒荒為勤燬殿庭之綺繡
卻錦坊之織絰是宜開元之盛治遂與貞觀而比倫也

夫何賢輔旣往侈心遽萌肆情慾於玩好易山水於褻
屏霓裳羽衣稔宴安之鴆毒槃盂觴豆忘古道之典刑
弗致蕭牆之警卒罹馬嵬之行蓋無逸之戒明皇不能
慎終以如始是以樂極而患生方今聖皇宵衣圖治篤
緝熙之學繼纂成之志有臯夔以論思有伊呂以獻替
固不假宋璟之為圖而可以軼成周之盛治也秘閣主
人展然而笑曰子之述是蓋將致吾君於唐虞躋斯世
於雍熙異於圖混一而賦大都陳諂頌而翊佞諛者矣

吾為爾歌之以發其餘歌曰公旦輔周厘獎勸兮無逸
數策垂寶訓兮宋璟制圖條不紊兮惜哉唐皇功虧
九仞兮猗歟我皇勤勞克謹兮保惠黎民延億兆而有
永兮

宣文閣賦

有序

皇帝九年制作宣文閣於大明殿之西北皇上萬幾
之暇御閣閱經史以左右儒臣為經筵官日侍講讀
茲閣深列紫御傑出青霄朝野傳誦瞻望踴躍布衣

微臣欣幸睿聖崇文致治之隆曠古莫及敢竭蟻忱
贊揚之私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鰲極立兮時雍四海一兮書同作神京於燕薊貫北辰
乎天中懿聖皇之御極煥離明以當空復至元之盛治
繩神武而不隆淳風沕穆膏澤涵洪文燄烜赫乎扶桑
崦嵫之域仁聲馭沓乎濮鉛祝栗之封旣而乾符昭陳
神珍聿錫文德誕敷皇圖廣闢建傑閣乎中霄屹大明
之西北揭宣文之嘉名示弘謨於萬億爾乃準水臬恢

鴻基公輸獻巧匠石殫思陶人運其埏埴玉工效其雕
幾豫章松栢剪千尋之夭矯金壁銀鏤致萬里之瓌奇
斧斤振鏗鉤之韻磬斲極精緻之宜四方子來經之營
之羌不日而告成儼崔嵬而峩巍觀夫峇嶺嵯峨岨岊
瓌譎構複櫨而重欄邈希世而特出麗不踰奢儉不及
質璇題翠甍翦繒綾而龍鱗蛟吻跼蹙飛而跂翼
綺疏鏤列錢之玲瓏藻井粲菱荷之繪飾玉鐺壁英濯
護而零亂隋珠明月照耀而恍惚瓊戶耀乎尹之璀璨

金鋪響連環之複疊浮稅嶮崿而星懸闕拱衡縱而斗
折枝撐杪枿而斜據芝栢攢羅而戢尋曲折要紹而環
句層櫨礫俛而岌業交龍纏楣橫飛雲之梁棟雙蜺蟠
礎聳擎天之柱石朱楣結曲而縈迴鉛砌晶縈而煒燁
襲垣流丹以周繚翠栢膠枝而行立於是聖皇駕玉輅
張龍旂展乎國容輝乎皇儀望舒陪夫左馭屏翳導夫
先馳鳴和鸞之鏗鏘服袞龍之陸離御斯閣以問道闡
經幄之弘規帝幕高懸天顏孔怡列儒紳而進讀對黼

宸之嚴威舒綳帙之蟬蠹擴六籍之精微咏仁咀義聆
天語於義昊言溫氣和陳古道於臯夔殫詞臣之忠藎
恢聖學之緝熙內府頒奇珍於翠釜上方瀉甘醴於玉
卮和氣春融起天庭之黃色文星環拱映帝座之清輝
想夫聖躬聽講之餘臨眺倚徙接羲娥之耿光納穹壑
於無際東望則延春之閣崔嵬崢嶸橫絕天半宵邈觚
稜西瞰玉德秘殿暘曜月朗渺太液之輕漪涵天光而
滉漾北瞻則萬歲之山巖嶭嶢嶢峩峩洞豁舒草木蒼鬱

南眎象魏岸嶺朱闕巉嵒婉黃道之啓途列閭闔之九
關猗歟休哉卓彼斯閣曠古曷偶奠億代之基圖闢八
紘之戶牖萃鴻碩以講劇稽典墳於蚪蚪於以廣睿覽
之明極乎有截之垓埏廓聖德之聰達乎無垠之宇宙
思昔石渠天祿徒以貯簡編之糟粕麒麟凌烟祇以圖
輔翼之英雄曷若聖皇之制作宣人文於萬代致文治
於無窮彼弘文館聚四部之奧博白虎觀辨五經之異
同又烏足與聖世而比隆也哉廼舞蹈而歌之曰於穆

聖皇亶聰明兮雲漢昭回昭萬方兮嘉惠兆人臻義皇
兮傑閣中天討憲章兮鵷鷺章逢侍帝菊兮載稽經訓
研籀倉兮治功彌隆追虞唐兮人文宣朗貽億萬世而
無疆兮

皇極賦

繫鴻濛之未鑿兮閔曹閭之昏渾迨太極之肇判兮廓
苟魄而昆侖崇與卑之既陳兮繫人文其朗宣孰主張
是兮總九野之元元偉睿智之首出兮奠中區而建極

履大寶之巍巍兮秉元聖之休德侔大學於虞后兮至
仁媲乎唐國作庶類之標準兮靡不於斯而作則實無
偏而無陂兮恆特立乎中央羌至極而莫踰兮厥表正
乎四方東西南北各止乎是兮俱輻輳而瞻望猶北辰
之居其所兮爛衆星之環拱屋中高而四下兮揭乾棟
之獨聳任斯道而弗頗兮邦總總而歸徃慨余懷古先
兮屢翹首而企踵禹濬川而疏洛兮睹神龜之負書背
文自一而至九兮亶后皇之錫疇稽皇極之位於何而

存兮儼五數之中居統八類而為綱兮挈裘領於襟裾
歷夏暨商兮斯理湮汨嗟周王之有道兮纘禹舊服釋
纍囚而訪箕兮演大法於簡策陳名言於不朽兮瞰中
天之日月道不虛行兮在乎其人武得之而致理兮綿
八百而永年五行順兮五事察八政厚兮五紀協斯皇
極之所以立三德以乂兮稽疑以明庶徵允念兮福極
於以勸懲斯皇極之所以行噫後世之昏迷兮彞倫攸
斁天不畀乎此疇兮乖往軌於初古舉世瞽瞍而俚俚

兮象緯黯其失度嗟大中之是訓兮襲舛謫於訓詁彼
優游而姑息兮胡弗遵於王路宜孝元與代宗兮竟莫
延於歷數惟蝌蚪之未昧兮尚斯文之可徵仰聖皇之
御極兮踐五位而文明由聖道之正直兮粵作則於八
紘述敷言以為世訓兮貽億代之媿聲顧鯁生之何幸
兮將觀光於上京叩帝閭而獻頌兮慶四海之咸寧歌
曰我皇在上亶明聖兮建其有極德至盛兮參贊化育
天地並兮四方取則無不敬兮寤寐禹箕為龜鏡兮億

萬斯年延福慶兮

紫微垣賦

璧月皎兮朗明銀浦爛兮晶熒輕颺恬兮肅清纖雲收
兮宵冥若有客兮游木天陟仙瀛瞻太虛仰圓靈顧謂
翰林主人曰吾觀紫微之垣天皇之庭高高而在上遙
遙而莫登願先生搜典籍之蹟隱闡象緯之縱橫攄藻
麗之錦心賦鏗鏘之金聲某也將屏息而竚傾耳而聽
主人曰唯唯蓋聞紫宮巍巍天皇是處大帝之座尊居

其所抱以勾陳之六珠佐以天極之四輔燦燦其後者
椒房之后妃熒熒其前者青宮之儲副尚書大理炳煥
而森羅柱史女御輝光而苟午運轉於百餘萬里之外
在中而弗移周迴於七十二度之間常現而可覩繁榮
衛之昭布儼七八之相聯環乎皇極之居斯謂紫宮之
垣左樞右樞夾乎離南之穹門上丞下丞攝乎坎北之
重闈上宰少宰以對待少尉特立而聿存上輔少輔煒
東西之次列上衛少衛分左右而屏藩是垣也覆以華

蓋之輪囷植以天柱之突兀黃金為城塹以雲漢之津
白玉作京闕以閭闔之闕疊銀礫之層層樹白榆之歷
歷匪築以干戈河圖之倚杵匪斲以五色女媧之鍊石
傳舍庖丁之密邇內階天府之相逼瑤宮玉臺嵒嵒乎
其中廣寒清虛映照乎其側故至尊之履位代紫宮以
居中師保耿台躔之拱侍臣鄰炯郎星之列從奎壁炫
文章之府執法肅御史之風由是天帝之垣環衛太一
於高空萬國羣黎林林總總以仰時雍之化豈非微星

之萬一千五百二十旋繞而無窮若太微象明堂之房
天市嬋權衡之宗雖皆帝座之所寓羣星之所叢或隣
翼軫之墟或貫房心之衝曾未若紫宮環衛於北辰之
扛轂五緯連珠之所拱向列宿輳輻之所會同也客聞
而歌之曰我皇聖明兮握符御極賢才並翰兮光華赫
奕紫宸倚空兮金墉叢葉萬國歸心兮黔黎載德又歌
曰丕圖弘開兮景星耀輝帝垣昭晰兮中天巍巍至和
垓北兮玉燭獻奇樞軸旋轉兮萬壽無期歌畢月掛觚

稜露寒秘閣璇杓低昂玉繩迴薄立清寒於掖垣仰紫
微於寥廓

鳳凰來儀賦

有虞起兮歷耕重華煒兮文明袵衣絢兮斧戱時雍變
兮八紘命后夔以和樂奏韶箎之九成致靈鳥之並集
舞威儀於彤庭想夫鳴球曼擊絲桐振響搏拊胥諧咏
歌迭唱先祖洋洋而格思羣后逡巡而揖讓宮縣斯設
簠簋維樅峙崇牙之捷葉蔚樹羽之衡縱瞽矇擊祝而

作作眊瞭播鼗以逢逢陰管駢歛於鐘笙金奏鏗鏘於
大鏞變徵旋宮調律同之硯籥執干秉翟列舞佾之從
容導大塊之至和致象物之感通爾其九奏爰終于飛
翔翥粲粲其章颺颺其羽覽德輝於千仞聿迴臻於殿
宇九苞炫爛玃黃扉而裴回五色毳毼歷玉階而延竚
儀容肅肅而雅馴翼衛蹌蹌而獻舞德侔君子恆揭義
而負仁音協黃鍾婉鏗金而考鼓其為物也稟乎太一
之粹孕乎丹穴之峯距弗履乎弱草味弗啄乎生蟲朝

憇崑崙餐琅玕之瑣碎夕游縣圃飲王池之冲融首昂
金鷄之喙尾曳鯨魚之踪背靈龜而領燕後祥麋而前
鴻飛禽三百有六十而唯是之為宗爾其九官都兪四
岳輔弼泮水懷襄而底平烝民艱鮮而奏食八埏皞皞
而雍熙四海安安而寧謐帝舜之德殆不翅玄渾之并
包與方儀之立極是宜太和之音始迭作於九變而太
平之瑞駢雄雌而下集昔者軒轅施德聿巢阿閣之顛
厥後岐昌修政爰止高岡之側羌至聖之致瑞實後先

而同轍迨夫時乖政熄代變風漓尼父興不至之嘆接
輿歌德衰之辭楚人山鷄賜千金而誨諂西都神爵驚
屢至而夸奇蕭史神仙之恢詭符秦謹識之支離偉我
皇之聖明協重光於虞帝大猷昭黼黻之文雅樂應簫
韶之制賜湛樂於吾民陶太和於斯世臯益接武而論
思稷契駢肩而獻替願羽儀於天朝効鳴陽於盛際

天府賦

維蒼姬之肇造兮臻泰和於寰宇恢輿圖於八紘兮邈

聖德之涵煦偉菁莪之樂育兮
烝俊髦之楚楚舉賓興之盛典兮
進賢書於天府羌天府之峩巍兮
實萃國之焜煌列弘璧暨天球兮
炯明月於夜光肆異才之挺生兮
媲瑚璉而圭璋旣溫粹而罔玷兮
又追琢其文章宜哲王之珍之兮
登厥明而是藏嘻成后之善斷兮
且睿聖而輔之日就月將而弗懈兮
邁文武而緝熙建周官之六典兮
植太平之丕基掌邦教於司徒兮
卿大夫以爲屬宣德行而訓迪兮
繁禮閑而樂桔俾藝苑之翱翔

兮存秉彜之貞淑每三載而選遴兮書賢能於簡牘遂
旅獻於丹宸兮覲重瞳於采錄王再拜而受之兮忻得
賢而善俗敕司寶之官而度其書兮曾何翅於貝玉爰
論定而授職兮聿錫爵而頒祿余幼好此奇服兮佩往
聖之規箴夙清修而慎守兮亦廣討而幽尋螢牕雪几
矻矻以窮年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維吾既有此內
美兮遂充貢於斯今皇穆穆以當天兮亶丕承於祖憲
軼盛治於成周兮興羣才於海甸曰余蒙此嘉惠兮遭

世孔仁漸登名於天府兮攄尺寸之忠勤叩閭闔而開
關兮呈琅玕於帝所跼敷衽以陳辭兮念明時之欣睹
茲較藝於鄉闈兮聊抽思而作賦顧雕蟲之何有兮守
中局之貞固迺舞抃而為之歌曰成周至治八極咸寧
兮碩彥間生為國之楨兮司徒典教興賢能兮策書入
獻天府是登兮猗歟我皇為治厲精兮設科取士羅羣
英兮所寶惟賢錄姓名兮貌焉小子希對揚於明廷兮

吳山賦

天沈寥而清曠兮金風淅淅而蕭森駕言馳騫於西淞
兮縹予馬於虎林寓遐矚於此邦兮爰陟吳山之高岑
苔梯石磴縈九折之委蛇兮躡巉崑而登臨躋罪鬼之
峻頂兮眺竒巘之嶽峯倚太虛而峭拔兮峭崿削劣不
知其幾層根盤數千里而廣袤兮周迴紆鬱於坤垠層
崖倚披而鵬翅兮疊峰峻嶒而虬鱗烟雲歛薄其萬狀
兮日月蔽虧於夕晨草木暢茂而異香芬郁兮靈奇悅
愴而升沉東望則海門之岸嶺兮三島負鰲而鼉負天

目渺以西至兮萬石飛來而錯峙左西湖之瀆瀆兮匯
冰壺而清泚淅江右帶而混瀚兮驚湍澎湃而瀟灑紛
總總其上下兮舳舻舳舳相屬於千里下窺闐闐之行
迤兮樓觀巍巍而疊起衢道衡縱而如畫兮車馬駢闐
於九軌異珍輻輳以咸萃兮委南金而象齒大府屹立
於雄藩兮薨棟輦飛而麗美台星耿耿而旁燭兮闔婆
流球會同而至止挹佳氣而拄笏兮偉翠屏之若倚繁
是山之鍾秀兮肇玄黃之開闢顧名號之曷從始兮繇

泰伯文身而建國闔閭揮戈而駕楚兮夫差奮矛而栖
越何西施之嬋媛吾以為好兮賜屬鏤於婁直勾踐長
驅而沼吳兮胥泛遺忠於潮汐銀屏雪屋衝突於山趾
兮存英雄之遺跡叢祠屹於崇岡兮薦馨香於明德高
風稜稜而與此終古兮鎮坤輿以無極歌曰大塊流形
峙危阜兮句吳祚土錫分守兮伍員鯁直忠肝剖兮命
祀千載怒潮吼兮聖人馭極一宇宙兮拳石海堦如培
塿兮雄藩重鎮永遐久兮蠻夷卉服拜稽手兮我皇撫

運億萬壽兮抽思作頌貽不朽兮

泮宮賦

予幼好此奇服兮希前哲而進修曰侯邦之有學兮慕
泮宮而來遊何所獨無奇覽兮美於此乎久留煥奎壁
之煌煌兮亶屬目而夷猶由義闢之軒朗兮造道閭之
嚴邃瞻崔嵬之層構兮趨廣袤之敞序登倫堂之博大
兮偉俊髦之是處聆弦誦之琅琅兮侈文物之熒煒歷
重階而拾級兮陟聖域之穹崇叩大成之鉅殿兮闢綺

疏之玲瓏拜素王之遺像兮儼龍卷之儀容想過化存
神之妙兮更千百年而愈隆步前除以徜徉兮睹泮池
之澄碧降殺於辟廱之度兮象玉潢之泮壁蓄源泉而
不竭兮涵天光之昭晰茂藻芹之芬郁兮春意生生而
不息繫厥初之有作兮實肇造於蒼姬維東魯之建國
兮闡文服之攸施於赫公旦之有孫兮纘十有九葉之
丕基樂泮水而翱翔兮載龍旂之委蛇習大射而周旋
兮憬彼獻琛之淮夷序鄉飲而獻酢兮儼穆穆之威儀

多士漸摩而克廣於德兮紛總總而驅馳嘻魯叟之燕
坐兮亦龜蒙曲阜之遺規顧嘉名之招揭兮盍考譜載
籍而有證也奚毛鄭之異詞兮吾將孰從而取正也抑
稽魯頌之訓故兮謂東西南瀦水而北繚以周垣故徵
諸鑿沼之形狀兮探名號之本源若王制之推尋兮求
義理之斯存眷言政教之是頒兮溥德意之敷宣究六
書於會意兮蓋分判焉云爾班條章於此學兮俾民眎
則而興起半天子之制兮明尊卑之殊軌雖立論之無

同兮匪乖戾於本始蹇予未有知兮值昌運之文明八
埏春育於元元兮侈饗舍於列城彼魯申之采芡兮又
何足以揄揚於頌聲制禮樂以陶吾民兮固將軼成康
之太平歌曰猗歟泮宮之廊開兮興羣彥而蟬聯抑抒
意於鄙辭兮庶幾續周雅之遺編

別知賦

有序

學正董君彥醇書滿謁選天官為歌此賦以餞之
維紫陽之巍峨兮汎石壁之連漪實遜翁之所家兮沛

遺澤之沾茲芬茝芹之郁郁兮交玉佩之陸離駕吾乘
於東澗兮懷檄書而來茲佐鳴鐸之清响兮振縫掖而
委蛇升臯比以劇論兮拂殘編而剖疑抒緒餘於詞藻
兮發幽興於歌詩偉繁露之璀璨兮繫先世之所貽縱
橫字之摧壓兮撼震凌而弗支爰翼贊以修完兮倏炫
耀乎前規嗟日月之冉冉兮考績及於瓜時何揚舲之
不可繫兮載雲旗於江之湄凌埃風而上征兮遄將造
乎京師攄天人之素蘊兮叩帝闕而陳詞朝騁驚於玉

金
署兮夕翱翔於赤墀彼青紫之俛拾兮亦志願之攸宜
念蓬踪之聚散兮曾幾何以追隨惟知心之難獲兮顧
繾綣而抽思山寵崑而萬疊兮水汨瀾而流澌酌瑤觴
之醇酎兮調鴈柱之朱絲情惆悵而若失兮意縹緲而
如馳凱嘉晤之有繼兮庶此歡之可期

三友堂賦

有序

余友張文玉鄉先輩明善先生四世孫也伯仲三人
刻苦自樹不墜先業構堂值松竹梅扁曰三友其兄

介玉愛松弟仲玉愛竹皆以儒術就更祿而文王癖
於詩以梅自娛訓導鄉校有年矣郡太守嘗辟為司
會不就士輩咸異之暇日與登斯堂徵余為之賦

承先祖之嘉惠宅雉堞之東隅構欄楹之閒曠列軒檻
之敞虛植松梅與茂竹象棣樓之鼎居儷清賞之朋從
篤高誼之友于時三會而笑傲矧又樂夫潘與繁厲操
之不易歷歲晏而與俱彼美大夫蒼髯倒植走虬龍而
偃蓋披介鱗而櫛比身昂藏而逾秀節礪砢而多異撼

半空之靈籟挺萬古之葱翠滴琥珀而下藏蔓蔦蘿而
旁施聳冠劍之交橫若大臣之廷議暫棖桷於琴堂茲
繩墨之小試苟匠石之一顧作棟梁之偉器粵有魁仙
澹然幽姿列崢嶸之高柯敷的皪之芳蕤欺冰雪以逞
媚繁珠玉之生輝稟造化之貞潔發英華之瓌奇占羣
芳之上流遠桃李之栖遲備太極之至理表隱士之範
儀月疎影而錯落風清臭而芳菲雖韜采乎邱園猶映
照於潢池待青子之有仁調鼎鼎於明旨懿哉此君猗

猗叢碧心洞然而中虛幹脩然而外植鉅瀾斑之錦褐
峙琅玕之綠戟森意氣之嚴毅覆濃蔭而靜寂來清飈
之故人祛大暑而辟易姑備用於簡牘畫刀筆於篆刻
行登進於玉堂俾編修於史策若乃風霜高潔陰谷嚴
凝柔花萎薊茂草摧零嘅芳華之冥冥驚肅氣之稜稜
唯三世之榮茂特強項而守貞稟後凋之健德歟末景
之三盟宜高人之景行爰尚友而怡情於是萬寶告成
三餘多暇折含黃之滿筐泛新綠之盈罍偉昆李之園

樂胥燕坐乎堂下媚萱草而介壽祝喬松之純嘏春一
枝兮班班日三竿兮洒洒締父交於無射樂天倫之閒
雅嗤市道之澆漓或朝逢而夕舍眎同氣如仇讐剖連
枝於中野始強笑而追逐倏擠石而擲瓦睹清河之高
風盍顏慙而面赭乃從而歌曰蒼松鬱鬱交繁陰兮義
竹叢生如相親兮中有橫斜漏先春兮凌寒參立儼幽
人兮志士取友惇天倫兮紅紫焚焚特微塵兮又歌曰
高堂輪奐屹華構兮雁序詵詵三益友兮歲晏怡愉驩

永父兮齊奏慈君介眉壽兮節誼堅貞世鮮有兮抽思
作賦貽不朽兮

九夏賦有序

周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
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註曰金奏擊金
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
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祓讀為陔王出
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

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
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禮外傳曰朝聘
燕享之禮或受之於廟或延之於寢及祭祀在廟皆
以樂納賓夫人助祭出入奏齊夏周公制禮而樂章
大者有九謂之九夏笙師掌春牘應雅以教祔樂註
曰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按鄭康成曰肆夏詩也
叔孫穆子與文王鹿鳴俱稱三夏則九夏皆詩篇名
頌之族類也左傳杜預註曰肆夏樂曲名周禮九夏

其二肆夏一名繁其三昭夏一名遏其四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也魯語又曰肆夏繁遏渠呂叔玉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說互異要之九夏皆樂歌之名而不可考矣疏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皆大司樂文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四者無明文或子春别有所見云賓醉而出奏陔夏者賓醉

將出恐其失禮故陔切之使不失禮鄉飲酒鄉射燕
禮大射賓出之時皆云奏陔云公出入奏驚夏者大
射云公入驚是諸侯射於西郊入時奏驚夏不見出
時而言出者樂司行以王夏出入禮同則驚夏亦出
入禮同故兼云出也此九夏王夏惟天子得奏諸侯
以下不得肆夏則諸侯得奏故燕禮奏肆夏大夫以
下不得故郊特牲云大夫奏肆夏由趙文子始其昭
夏以下諸侯亦用之其驚夏天子大射入時無文故

子春取大射公入驚以明天子亦用也愚按賈公彥云鐘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故陳氏樂書云堂上堂下之樂兩者並用作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鐘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鐘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先儒說書笙鏞以間則曰堂上詠歌則堂下之樂不作堂下奏樂則堂上之樂不作抑獨何耶今考舜典云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而左傳云歌鐘二律又云金奏肆夏則歌與鐘鼓並作疏言是矣乃為之賦曰

厥初玄黃之肇判兮固至和之絪縕大音隱於冲漠兮
聞宵默而無聞繫聖神之繼生兮泄堪輿之清淑聆玉
鸞之啾啾兮契中聲於嶰竹姬后儼而祇敬兮躋八埏
於時雍偉大武之有作兮神瞽聰而能調協兩間之冲
豫兮紛玉琯於典同固睿哲之工巧兮道太和於王朝
展九夏以為詩兮合登歌於金奏皇剡剡而進却兮曳

袞衣之委蛇駕六龍之蜿蜿兮齊王軼而並馳奏首章
於王夏兮鳴笙鏞之參差靈氣冉其下征兮神洋洋乎
左右孰好修而主之兮忽奔走於先後陳肆夏而浩歌
兮等瑟鏗其雜揉美騂犧之繭栗兮命攢蓍為余占之
曰薦是以明禋兮豈有神其舍之旣在滌之潔蠲兮昭
夏奏而來思百神續其並迎兮舞干翟之陸離集磬筦
之鏘鏘兮輅簡狄之新釐四國率其來賓兮矧岌岌而
偕至叩帝閭而開關兮贊玉帛而為贊工歌納夏以延

之兮陳萬舞於其次無此疆而彼界兮懷秉彝之淵粹
惟爾甥舅叔父兮敵所愾而獻功宣昭明於章夏兮鳴
宮縣之編鐘列倬馘而充廷兮羣舞抃而從容迨肆筵
而燕樂兮錫秬鬯與彤弓魚軒招搖而戾止兮粲副禕
之姣服亶佐助於王侯兮執豆籩於瑤席靈連蜷而旣
留兮奠瑚璉於黍稷疏緩節於齊夏兮舞繽紛而繁飾
宗支衍而蕃碩兮侍孫子之振振族夏歌而應律兮鏘
瑤簫之鏗金嘉賓式宴而旣醉兮羌屢舞之歔歔咳夏

以為行節兮鳴鐘鼓而送之降西階之踟躕兮聿折旋
於矩規八音紛以節奏兮實王心之所怡猗嗟邦君之
郊射兮駕言邁而云返詠驚夏而容與兮珠纍纍而若
貫歛簫管而拊鼓兮颺翠旌之縵縵惟茲九頌之迭奏
兮與至尊而俱作侯庸肆以暨驚兮亦康娛而愉樂思
聖德之博大兮宣鬱闕於穹愕惜簡編之煨燼兮紛紀
註之參錯何宇文之效贖兮高齊以授私隋堅登歌以
皇夏兮法蒼籙而陳辭儼大明於螢燭兮測滄海於瓢

蠡紀班班於殺青兮貽來今之笑嗤惟聖元之涵煦兮
洽重熙於覆載播繩音於樂歌兮極雄偉而宏大軼姪
周而過之兮翕五音之繁會抒非言以作頌兮歌懿德
於音邁

環谷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環谷集卷二

元 汪克寬 撰

辭

贈遠辭

饒陳尉
趙燕

繫洪都之巨藩兮翼軫之墟有媯氏之苗裔兮曰元龍
之緒餘維祖鼻之殖學兮陳宏詞之藻麗偕東萊以掇
科兮攄雄才於經濟逮夫君已五葉兮尚遺澤之流芳

試刀筆於案牘兮贊謀畧於油幢皇畀予以仙吏兮授
休寧之少府撫仕之涂繇階而升兮展青雲之步武羌
布政之有方兮長草色於黃扉彼狗偷與鼠竊兮咸徙
義而弗違縣有獄而莫詰兮伊大辟其誰任君發摘如
神明兮囚具伏而不以訊慨豪右之怙勢兮侵奪乎男
庠之土田君奉檄而按治兮復疆理於陌阡使輶歲巡
而經於茲兮叨獎借之殊遇上薦章於清臺兮謂廉能
之顯著書上考而及代兮聿遨遊於上京邁升華而立

要兮搏九萬之鵬鵬吾儕小人兮微幘幘於下邑念惠
愛之不可忘兮顧扳留而靡及揭祖帳於東門兮寫山
水乎烟雲抽繾綣之離思兮聊抒意於斯文

松蘿老人辭

休陽耆老美大尹
唐公之賦均役也

松蘿之山兮巖岬厥廡淵源之水兮清且淪漪氓居其
間兮密室參差緊墾而耕兮亦耘以耔井南畝兮鱗
鱗東菑歷歲滋久兮焚貿易於質劑或有餘如蛇兮或
不足如夔視版圖之舊額兮相什百而倍蓰胡司存之

未察兮循苟簡而弗治巨室安閒兮細民恆屢困而流
離公質肅之苗裔兮偉時彥之表儀冰霜其操兮鸞鵠
其姿承后皇之嘉惠兮履雙鳧而下來能蒞政以寬兮
撫民以慈嘅民役之弗均兮厥咎何居曰吾為邑長於
斯兮責將奚辭揭良法於墻壁兮示秩秩之弘規舉鄉
里之良民兮觴於庭而告之稽定業而書於籍兮必覈
實於毫釐毋慢而疏兮毋詭而欺往盡而心兮勿煩有
司越期月而告成兮曾弗施於箠笞其繼自今兮辨等

差之崇卑歲有繇賦兮佚勞適宜吾儕小人兮忻幸會
於此時強振衣而起舞兮睹美政之恬熙聿扶杖於公
門兮一再拜於前墀念民瘼之有瘳兮匪公而誰願公
顯榮兮秉衡軸之樞機駕騏驎之逸足兮騁九軌而並
馳集山谷之謳歌兮聊抒意於俚詞將紀績於堅珉兮
洩吾心之遐思

和陶靖節歸去來辭

有序

余幼年讀靖節先生此辭嘆其志節高潔棄爵祿如

土芥蓋其耻事劉氏非止遺榮而已也撫卷三復敬
慕不已遂倚韻和之而鄙意微有異於先生比閱舊
稿如房次律睹故物於破篋中頗愧少作疵類顧不
忍棄去姑存之

歸去來兮茅塞蹊間胡不歸繫正性之遷移蕩流往而
堪悲聚螳蚋以慕羶放鷄犬而莫追昧庶理而蒼素荏
非是而是非顧蘊中之弗類徒魏冠而袞衣替念慮於
方寸曾勿辨於幾微蠅營狗苟鵲疆鶉奔違乎義路闔

其禮門至道純粹匪我思存以彼兇盜易我彝尊歸去
來兮南炎火之赫奕北寒山之孱顏西弱水而東海影
害物而遑安蜮含沙而射人虎磨牙而守關嗟昏迷而
罔覺喟長嘆於旁觀盍猛省而思反覓故居而復還聞
異香於聚窟立老鶴於門桓於戲噫嘻哲人熙熙與造
物而同遊保后皇之降衷初奚取而奚求養浩氣而弗
慄循恆徑而靡憂秩五典於虞冊建九法於箕疇若拭
古鑒若汎虛舟澄污濁於清源守常明於丹邱宰萬彙

而昭焯思八表而摶流物總總而交前羌逸豫而日休
已矣乎居乎安宅恆若時孰謂神往而形留胡為乎偃
偃肆所之支流宗泐解康莊會崇期皎靈府兮孔弘治
情田而常耔諱明命於伊訓執恪恭於商詩偉天君之
泰然曷受諫於前疑

又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別曹仲
傑昆玉

歸去來兮天寒雲邊征鴈歸南飛叫月聲嘹唳使羈旅
絆而傷悲逢斯世之堪嘆思往事之莫追感江山其有

易覩風景而是非霜凜凜以切肌風獵獵而吹衣翫山
前之紅樹望雲外之翠微羈思有感得興若奔憶君邀
迎留余聖門經書翫味道誼長存飽我以德酌我以樽
同清吟以適意共雅論而歡顏依梅林之茂蔭守歲寒
而相安雖客牕之云樂偶故里之情闕憶青氈之復舊
對黃卷而常觀喜朝益而暮習愧春至而冬還慕唐堯
兮虞舜鑒晉文兮齊桓歸去來兮訪竹徑以遨遊知榮
辱之可畏遠名利而匪求對樹花以遣興傾竹葉以忘

憂樂夫經訓乃菑畲假筆耕乎田疇或執樵斤或棹漁
舟然托迹於朱呂每留意乎軻邱好躡屐於崇山宜濯
纓於清流輕浮名於一羽貴安分乎四休已矣乎曾聞
俊傑能識時張良范蠡去與留胡為乎西去復東之松
楸望予省枌榆亦我期慕陶令之行藏踵龐公而耘耔
傍東籬以待酒遊西園而賦詩何當剪韭春風裏與君
相約勿相疑

惜別辭

公胡為乎山之幽靈草叢生兮久淹留松蘿峻嶒兮於
焉遨遊笑言恬嬉兮五越星周公之來兮草木春七郡
煦燠兮涵至仁茗臺肅清兮閒無塵詆詭譎怪兮屏迹
而潛身公之去兮秋風高鯤鵬變化兮萬里翺閭闔開
兮瓊宮嵯峨翼贊元化兮躋堪輿於太和秋山兮重重
秋水兮汪洋扳援欲駐兮不得以從容矯首而思兮憂
心忡忡

哭任生本初哀辭

有序

吾友任本初蕭齊御史中丞敬子之裔孫也諸父昆仲往往以賢才得官師至正癸未其父始命之從余講學授春秋左傳胡氏傳輒通大義學古近體詩句法圓熟興趣清遠臨歐陽率更帖尤得其筆意屢訪余環谷山中相從於宣之太平無時相舍余編著春秋纂疏本初與有功比年予戰搶攘本初糾集義兵扞衛州里遂被擒焉壬寅之春余寓黃山之麓忽聞其抱疾歿於外舅之居年方三十有五嗚呼痛哉本

初為人事親以孝友愛於弟交友以義尤施恩於鄉
黨汲汲濟人之難如其父之用心也從余遊者如本
初甚夥余嘗為文銘其父之墓去年九月哭其叔父
今又哭本初若之何不哀且慟也故為些辭以哀之
余取友於天下兮歷名邦而轍環雖朋從之彌衆兮胡
達才之良艱得任子於海寧兮實穎異而可愛曷秀而
不實兮使予悲慟而心痠余哀任子之不壽而歿也爰
命巫陽招而復之巫陽拜手亟招以辭辭曰任子神遊

胡不歸來些天地茫茫子奚之些魂乎來歸爾父勤勞
保宗祜些扶顛植仆君子澤些金籙篤教遺戒昭焯些
魂乎來歸繼承迺志唯子是託些魂乎來歸爾母鞠育
恩孔深些思子望望髮不盈簪些魂乎來歸不可久哀
以損其心些魂乎來歸難兄難弟如足如手些爾弟子
立孰與左右些魂乎來歸思兄之悲不可以久些魂乎
來歸爾子三齡泣呱呱些骨秀神清識之無些騏驥之
駒丹鳳雛些魂乎來歸毋使寧馨幼孤些魂乎來歸疇

昔相從不違頃刻些
初川汪泐黃山嵯峨屢涉歷些
晨窗夕燈幾請益些
問難勤劬不可復得些
魂乎來歸客歲城府往來追隨些
少陵一編精研細玩悵悵論詩些
孰知永訣我心哀悲些
魂乎來歸蠲我憂思些
魂乎來歸兩溪之湄喬木蒼鬱些
秋風蕭颯白雲出些
魂乎來歸世故紛繁憂患誰恤些
魂乎來歸大塊無垠一蘧蘆些
日月流邁運大虛些
本性湛然明有餘些
魂乎來歸返故居些
辭曰富川滔滔兮不舍
晨暉岸芷郁郁兮江

蘭有芬魂不可招兮涕泗沾余巾
巫陽載歌兮籲於蒼旻

哀些五章為鄒山處士作

鄒山兮幽幽古木連蜷兮枝相樛
白石礪硯兮飛泉駛流粵有人兮
於焉藏修駕言逝兮溘浹風而神
遊皓鶴悲鳴兮青猷啾啾室廬空
閒兮荒故邱胡不歸來兮少淹留

陵谷變遷兮陸海波濤鯨呿鰲擲
兮百怪喧囂生不逢

辰兮繫時之遭嶮巖萬變兮身為勞林林總總兮瘞不
及搔恬然處之兮九牛毛一朝幻化兮遺蓬蒿胡不歸
來兮山中遊遨

噫嘻世之人兮萬累糾纏紅塵馳驚兮狂而顛獨不忍
為此態兮守清白而靜專被服紃素兮却美饌之腥膻
登山匪車兮涉江匪船羌有餘而不足兮恆嘆息於夔
蛇恍惚大夢兮路邈綿胡不歸來兮聽潺湲

大化無垠兮猶埏埴之陶鈞跖何命之長兮顏何命之

屯嗟哉斯人兮樸以醇夫何灾疾兮四體不仁越星周
而弗瘳兮重子姓之悲辛丹青彷彿兮迢然笑嚙五十
八載兮無懷民胡不歸兮潔吾真

秋風蕭瑟兮揚丹旌薤露滴瀝兮天杳冥羞桃茆兮采
芝英奠桂醕兮酌彼兕觥幽坎何許兮鬱鬱佳城長夜
不曙兮不如無生眷言送之兮涕淚零胡不歸來兮紆
此哀情

詩

賜致仕官恩幣詩有序

至正四年皇上肅宗裡祀霈澤遐邇賜致政官恩帛
各二二月五日休寧令奉天子命致表裏於判府復
心汪公令尹中正洪公以耀嘉賜婺源胡公石賦古
詩一章以頌休美初門汪仲裕和而歌之

於赫聖皇治化弘敷釐事告成寵嘉爾殊興孝是崇綸
章燧煒畀爾元老綺衣黃裏維昔元老共職實勤政事
於今至忠允存皇旌其忠庸侈厥賜恩命是荷繫忠之

自魏魏達尊序孰與先印繫綬若子姓綿綿皇賜大賚
綬我眉壽謂昔慈王允敬耆舊耆舊再拜天子萬年勛
華壽考異世齊肩維水有源維木有本耿耿丹心聿瞻
黼袞矢詩不多以頌休明俾貽遐久永彰德馨

戊寅十二月十九值先君誕日不勝思慕瀝哀賦

古意二首

白髮八十餘采衣日為娛耕田奉菽水朝夕問何如云
何雪霜潛喬木俄摧枯慟哭心膂裂殞絕欲與俱聲如

九泉聞淚如九河傾死也不復知生當若為情

朔風落木盡雲寒天地昏趨庭間寥寂警欬不可聞去
年為親壽殷勤奉金樽焉知日入速倏忽川流奔遺書
篋笥中手澤新如存蒲伏拜几前淚血池水渾

庚辰上元日念母有感而作

餘生積罪戾酷罰游來臻諼草華茂滋霜露遺酸辛憶
昔此日夕雙親坐高堂炯炯列燈燭兒女羅酒漿今年
拜遺像燈燭黯無光陰風動縞幃慟哭涕淚滂

清明思先壠

芳樹曉烟鶻鳩鳴
淡雲暈碧漏新晴
驚心時序百六日
回首家山十五程
病思為魔成逆旅
夢魂飛淚洒先塋
遙知兄弟溶溪上
細掃松花酹麴生

和唐宰山行二首

山縣千峯疊閭閻
雜嶮夷雨香魚撥刺
風軟燕差池郭外
耕夫耦桑中稚子
嬉紉歌聲教遠民
俗變澆漓

樂石鐫嘉績弘林邁
等夷春深潘岳縣
墨漬右軍池詞

藻天然妙章縫日與嬉鳴駟經里巷問俗察醇漓

丁亥四月陪宗叔澤民先生遊翠微寺分得微字
駕言招提遊石磴凌春扉層構屹寥廓疊巘周屏幃舉
頭見前峰崕兀峨翠微石罅檻泉涌相傳錫杖飛宗卿
昔留題詞華妙天機八載此重來巖壑生光輝相羊縱
遐覽翫喜塵事稀瀟灑山水意於焉澹忘歸

丁亥四月十四日陪尚書公澤民遊祥符寺分得

煖字

芙蓉六六森如鏟乘輿登臨寄疎散綠沈靈湫老龍蟄
翠護祇園新竹短山樂鳴空石洞寒金鷄舐鼎丹爐煖
蘚廠拂拭讀殘碑一浴靈泉客塵浣

題道士張湛然彈琴詩卷

嶧山白桐千年枝金星爛爛蛇蚺皮文光七軫藍田玉
冰絃細繞吳蠶絲丹山雲煖鳳凰語露草寒蛩訴秋雨
娥英泣灑湘筠斑遷客相逢話羈旅翠巖懸瀑鏘瓊瑤
雷霆霹靂轟層霄瞥波細萍游蕩漾劈空輕絮飛飄颻

仙林唳鶴驚離別老龍湫底吟寒月海門送上子胥潮
澎湃奔騰捲殘雪羽人瀟灑顏如仙憑虛來往黃山巔
古音淨洗箏琶耳何須更濯丹砂泉

題李營邱畫驪山老姥賜李密火星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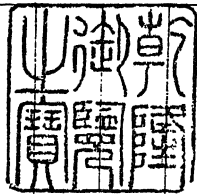
蒲山銳額千牛客蒲韞跨犢行無跡挂角青編一束書
夢對重瞳意相得昆吾寶劍三尺水火星炯炯精光起
花冠仙姥授神奇拜起倉皇驚更喜輦南歆血盟玉盤
龍舟錦纜誅疵癥折簡唐公結昆弟威稜六月嚴霜寒

豈知不學萬人敵雄才空覺乾坤窄九卿裂地藏琬弓
稠桑土蝕銅花碧峇巽古樹蒼玉林丹厓慘淡霾輕陰
龍津倏忽風雲化未須感慨荆軻心

秋後雨

楚東五月天無雲日光流金百草焚南風吹山彭蠡涸
稻畦坼坼占龜文本郎無神龍不起牲牢熏燎徒紛紜
梧桐一葉炎官老雷車轆轤天瓢倒陂池泛溢失高低
萬穠青黃發枯槁白髮田翁半憂喜卻憐久雨禾生耳

磨鎌欲穫泥濺胸累日陰霾黑千里何時木德守三星
五風十雨歌昇平



環谷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環谷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胡敏

謄錄監生臣楊鳳集

欽定四庫全書

環谷集卷三

元 汪克寬 撰

策

省試策

三代以上經術施於治道三代以下治道隱於經術而能明之者蓋鮮自唐以降且別而二之益可嘆也夫三代以上天子公卿行於上故言而為尚書行而為春秋

進退周旋法乎易動容舉措中乎禮歌之為詩奏之為樂施之治道無非經術教萬民而賓興之文藝後於德行初未嘗以明經而取人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凌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乃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刪詩書贊易象定禮樂修春秋使後之學者詩足以正言書足以廣聽易足以通神明類萬物春秋足以斷事禮足以明體樂可以和神而唐虞

三代之治道悉具於六經之策矣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有四科之目如閔子騫仲弓居德行之科而能諫長府之改作悟行簡以臨民子由子夏居文學之科而能興絃歌之化發仕優之言是皆達於政事者則其德非尾生孝已之流而其學非記誦辭章之習矣此古之儒者所謂施經術於治道習文法而通世務者也暴秦燔虐煨燼六經而三代之道遂泯漢高之興靡好儒術不足論矣以孝文之賢君尊黃老而尚刑名當時所得如

賈誼鼂錯皆習申韓之說是則雖曰廣遊學之路而實未嘗用儒也孝武始求亡書表章六經人材之出於科目者衆矣然能求治道於經術者僅見一二董仲舒正誼明道且泥於災異幾不免其身公孫弘學究天人曲學以阿世倪寬博通經術而亦無所匡諫於其君蓋雖邪正之不同而於世務之際皆有論者厥後雋不疑引春秋蒯瞶以斷事劉向推五行以徵五事之休咎平當考禹貢之行河究疏鑿之源張敞以經術飭吏而能剴

煩以治劇四人者雖能考經術以明時務然其行事皆有未盡善者不能通治道之大體也東京之世高者立奇節下者守章句以經術而明治道者益無聞矣南北分裂歷隋及唐而設科之目至八十有六今雖未暇疏舉然自明經宏詞等科一設而時務之與儒術蓋岐而二之夫始也治道隱於經術猶有能明之者終也治道別於經術而章句之徒遂與案牘之吏如冰炭之不侔至韓愈氏僅能因文以見道而諫不行言不聽終亦無

益於唐之治惜哉下逮宋氏章句之習益滋而壞亂極矣欽惟聖朝興崇文治取士以德行為首較藝則以經史時務兼之將欲求治道於經術其中選者俱授州縣之官使朝廷之行皆合六經而牧民之職多出儒士甚盛舉也茲承執事先生發策秋闈下詢末學以究時務之實舉昔人論吏治之八計為問愚敢稽諸往古酌諸當時之務以對夫古者有一年成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者孔子適衛發庶矣之嘆孟子於齊有民不改聚之

言今求戶口之增不必待十年而生聚也但輕其徭稅
俾安其業家給人足無流離轉徙之患則戶口豐而撫
字稱矣古者田必井授八家各授田以同養公田宅不
毛者出里布民無職事者征夫家今田不可復井也欲
求墾田之多不必如李愷盡地力但核勸農之實加優
卹之方罷妨農之務則墾田廣而本末辨矣古者力役
之征歲不過三日後世過之而不贍今亦不必如十日
二十日之說也但能視田畝之多寡以均役視年歲之

凶豐以行役而後停不急之務罷雜泛之徵則賦役均而廉冒別矣古者虞芮質成而不爭聽訟必使無訟今不必如縱囚四百也但能嚴法律而使之不敢犯有罪則速斷之以警其餘毋淹滯以苦其身毋數縱以恣其倖則囚繫寡而聽斷果矣古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後世或至外戶不閉今不必加詰盜之法也但能常恤貧民使無凍餒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又重令以禁未犯而峻法以治其已犯則姦盜息而禁禦嚴矣古者卿大夫

賔興賢能而升之司徒司馬論定然後官之後世舉之於郡國今選舉之法不必更定也但核薦舉而革冒濫厚敦遣而公遴選棄其小以取其大因其文以觀其心數年之後人才既盛又當增中選之額則選舉衆而風化行矣古者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而教養必有其方後世猶有爭欲為學官弟子者今學校不必復興也但能擇師儒之官而講習無虛日敦養育之規而既稟無侵漁使所養皆在儒生而儒生盡得其養則

學校興而教化勤矣如是則八計之策雖不盡出於經史而聖賢之大意不越是矣經術而施之治道不過如此而已矣愚嘗考之國朝之典凡州縣之官以五事為殿最給由銓注則驗之即所謂稽撫字稽本末稽廉冒稽聽斷稽禁禦者也他如學校選舉之事則令風憲之司以糾察之蓋如陸宣公之八計自有脗合焉者而古人三考黜陟不外是矣然愚竊謂興崇學校選舉人材非細務也宣公所以先戶口墾田而終之以二事者所

以庶而富富而教之意也然學校不修則民不知義人材不舉則吏不稱職二者為政之所當重也今國家之法長吏給由而不述其事吏部銓注而不考其績雖曰風憲糾察而或失其詳得非善政之小疵歟五事之備往往未觀其成效得非州縣之官未盡出於科舉而政治不本於經術之故歟抑朝廷千里之遠給由或得以詐偽恐考績者猶有未盡其實歟執事先生欲求設施之要則愚已粗陳於前欲其八計之成效則在考績之

覈實而已矣愚也草澤之士幼績聖人之經確守先儒之緒惟知窮理修身而推之平治之業若夫雕組之文則所未學也茲敢以草茅之見直述其故以對惟高明恕其強妄可也執事先生舉唐志有曰方其取以詞章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為國名臣愚謂昔之名臣雖未敢望其萬一而設施之序蓋得之素講矣執士之幸也實多士之幸也

論

先王制禮之盛論

盛哉先王之禮也其本在於養性防欲其用在於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之間使人之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驕奢淫佚蕩而莫之節者哉不放其邪心不驕奢淫佚蕩而莫之節則禍亂可息孝弟可行治教可興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備其物辨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其用則在乎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之間而已然孝弟莫始於親親親親之心無

所不用則燕之之禮不得而廢焉燕之之禮不得而廢則設其器備其物辨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於是而用之也是故莫尊乎君也君雖尊不以位加於父兄燕序必以齒者達乎孝弟之道也莫親乎同姓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燕則族人世降一等焉凡燕之禮必主賓以備酬酢而族燕之賓主則異姓與膳宰為之者篤親親之道也夫飲食口腹之欲也而必節之以禮則驕奢淫佚平而無過也歌舞耳目之欲也而必加之以樂

則言動揖遜易而無乖也莫不由親以篤乎恩有恩以著乎愛有愛以盡其禮盡其禮則言動視聽周旋揖遜之間不徒接乎耳目所以服習而安之者自得於養性防欲之幾也雖然不特宗族兄弟之親也遠而異姓諸侯之君臣以至於蠻貊夷狄之邦皆由是禮之行故人說而天下服矣人說而天下服則禍亂何由作禍亂不作則孝弟行而治教興矣此乃先王之所以為燕也嗚呼於此可以觀其禮之盛矣

越國公論

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為此事之至難而不
可以兩全者也白起破趙兵於長平坑降卒四十萬又
前後斬獲四十五萬其殺人若刈草菅然王莽以外戚
受封新都遂竊國柄視棄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斃之
他日賜劍杜郵傳首宛城天道好還無毫髮爽後之諄
仁違義者可為永鑒矣隋大業之亂天下豪傑並起各
為雄長互相吞噬殺戮無虛日惟越國汪公集果毅保

州里遂兼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之地救生民於塗炭逮天下既定奉表於唐高祖賜詔褒嘉命為方牧方是時江左之聚兵據土如林士弘李子通之徒並稱尊號殘忍苛刻卒覆其宗且禍逮無辜之民公廼保全始終子姓顯榮蓋其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為者也予獨怪唐臣編史比於主簿張金稱輩以賊名之竊考高祖起兵太原既以私幸晉陽宮人又殺留守取長安陽尊代王侑而假禪受之禮其與宇文化及王世充李

軌劉武周薛舉梁師都之流直五十步笑百步耳不省
已過而以惡名加之他人亦獨何哉歐陽公唐史及司
馬公資治通鑑並因舊史本文未之有改善乎吾邦朱
子著通鑑綱目凡例凡起兵以義曰起兵其起雖不義
而所與敵者不得以盜賊名之則曰兵起故隋末白瑜
婆王薄之類人微而事未成則書曰兵起蓋深惡秦隋
之暴謂人人得而誅之故漢唐之初書法不異乃立論
之至公也惜乎越國公之始末史不立傳是以綱目不

獲特書以表之耳予故辨而論之以告後之修史者當以綱目為法

省試論

仲孫蔑會晉荀釐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戍鄭虎牢

合人心而霸統定據地勢而王制明此春秋錄霸之權衡也悼公復霸其惓惓於服鄭至切也而春秋致意於

筆削之際蓋不以霸統之立而終秦王制之舊也故於
戚之會歷序十國之大夫而繼以虎牢之城虎牢在中
國則霸統斯定矣及乎虎牢之戍又反而係諸鄭虎牢
在鄭王制其有不明者乎吾於是得聖人筆削之旨矣
嘗考隱桓之世霸猶未立也蓋周之東遷王澤未泯桓
之二年蔡鄭會鄧曰懼楚而未與之也當時雖無霸可
也逮乎僖文之世霸業盛矣蓋楚氛甚惡侵凌中華僖
之四年而伐楚必侵陳蔡以先之結江黃以援之當是

時雖欲天下之無霸不可也然申侯之賜曾不以虎牢之輕重也孰謂中國之衰而江黃陳蔡盡折弗支辰陵旣盟之後遂委溱洧之郊為南北之戰場乎夫鄭以成皋汜水之險介乎晉楚之間晉得之則霸在晉楚得之則霸在楚故虎牢在晉而中國之勢安虎牢在楚而荆蠻之勢盛是宜悼公九合諸侯終始致意於虎牢也於戚之役悼公圖霸之初也大而齊魯宋衛之卿小而曹邾滕薛小邾之大夫莫不奔走於兵車之會人心之合

者衆矣無何虎牢之築板幹之興有以蔽荆楚之闕而將得鄭人之服聖人曰悼公而謀之至是則霸統自茲以定矣故虎牢而不係於鄭所以責鄭之從楚背華而先祖之地遂為他人之守也至於虎牢之戍悼公得鄭之兆也既合十二國之君為伐鄭之舉故歸疾於虎牢之城而致完守之計於是地勢之所據者固矣然諸侯之心非欲蔽荆蠻之路而堅壁以守惟欲振鄭人之吭聖人曰悼公之規模若是則王制不幾於紊乎故戍虎

牢而復係於鄭所以責諸侯據地扼險以擅列國之地
久假不歸而莫知非有也雖然春秋之於悼公蓋責備
賢者之意也未幾蕭魚告會三駕奏功惟至誠以待人
一洒虎牢之專而鄭自此不復叛二十四年春秋所以
美悼公為何如哉奈何戍城不終而以為有陳非吾事
平公嗣世私母家而會城杞二十七年為宋之盟一撤
南北之藩籬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雖無事於虎牢之
戍而中國之衣冠王帛悉改元於申息之間矣昭公元

年楚靈為申之會合十有三國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列國之賢如左師子產皆有獻焉聖人至是蓋亦傷之而有末如之何者矣至昭公三十二年合大夫以城成周而守在一國矣自是中國無霸吳楚爭衡而春秋遂終焉由是知聖人惜虎牢之意非為鄭惜也實為中國惜也

霸論八則

霸者之事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利欲之私故欲之未

遂則汲汲焉謀度而經營之欲之既遂則懈情苟且而不復能有為矣由其心偽而不誠是以始終勤怠之殊而前後盛衰之異也

春晉侯侵曹伐衛

文公重耳魯僖公二十八年

晉文救宋攘楚扶中國之已衰却荆蠻之方橫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者徇私用詐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邇於楚曹衛邇於宋向使晉文遠攻四國無以釋宋之圍曹衛雖不

與圍然楚所以橫行中國者實得曹而昏於衛故也吁
是不然陳蔡鄭許乃華夷之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猾
夏況是時陳蔡鄭許實舉兵從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
直造陳蔡鄭許之國都而討其從楚之罪且以扼楚人
之歸路則擣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穀之戍將狼
狽却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因乘勝以剪其罷敵
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內則利於復怨而
分地外則狃於譎謀以致楚是以圖霸之始事春秋特

書侵以陋之

秋天王

定

使王季子來聘

魯宣公十年

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所以君臣朝夕奔走於臨淄之境者其心必曰濟西之田未復不可不曲意事之而不思魯封七百里之地秋毫皆君賜也而拔本塞源其罪應誅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狠傲乃三揖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糧之微恩也宣公既

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於文
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削之而
不紀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
寥寥百有餘年而石尚以歸賑錄自是天王之名號不
見於經矣

初稅畝 魯宣公十五年

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
而周盡為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

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篡得國旣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蝥蟥之變又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邱甲而賦民之力有加於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邱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至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

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喜禮之復正也初稅畝憂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詞

冬公會單子襄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

齊人靈邾人定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魯成公十七年

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却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却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鄆陵驕佚放恣黷於用武慢於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

楚復肆非中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歉爾有嗣
霸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

城武城

魯襄公十九年

魯於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
則將制梃以撻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強齊今乃
君弱臣惰安於不道內則疲民於亟城之勞外則徼惠
於霸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
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已卯地震魯昭公十九年

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為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為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消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遘及於難悲夫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比邾

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齊靈世子

光伐鄭簡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魯襄公九年冬

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

於敝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於鄭及次陘之伐
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以前楚滅黃而霸主不
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
敢與之爭旣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
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願懾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
復凌駕中華旣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於蜀之會奄然
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
鄭以為已有厲公敗之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

不服悼公復霸鄭與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
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荆之績則楚寢強盛未肯服
義而昔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
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鄢陵之
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
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挫其暴狠之鋒又有以
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為盛故於戲亳北雖書
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於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

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至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
於鄭是以不書至悼公九合諸侯獨於於鄆於戲不至
春秋豈無意哉

魯公如晉

平

襄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之成公取汶陽田
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霸主尺寸之惠而不
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
七百里之侯國而水木本原不容所自襄公之立踰二

十年未聞遣一介行李至於京師其何以為秉禮之子
孫也哉

環谷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環谷集卷四

元 汪克寬 撰

序

春秋纂疏序

克寬謹按春秋傳註無慮數十百家至於程子始求天
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於日星微辭
奧旨瞭然若眎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

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後世愚嘗佩服過庭之訓自幼誦習至正壬戌從先師可堂吳先生受業於浮梁之學宮朝夕玩繹若有得焉顧每自病謏見寡聞而於類例之始終證據之本末莫能融貫而旁通之乃元統甲戌教導郡齋講劇之暇因閱諸家傳註採摭精語疏於其下日積月羨會萃成編非敢以示同志蓋以私備遺忘云爾竊嘗伏讀聖人之經一事之筆削一言之增損一字之同異無非聖心精

微之攸寓而酌乎義理之至當如殊會一也而會王世子則書及以會以卑會尊之辭也所以尊儲君也會吳則書會以會以此會彼之辭也所以外蠻夷也同盟一也而新城雞澤獨於公會諸侯之下書某日同盟蓋新城乃趙盾主盟而雞澤單子與盟故皆書日以繫同盟之上所以謹其瀆君臣之分而異之也楚成使宜申獻捷戰泓圍宋皆貶書人所以賤夷狄而會孟書爵於陳蔡鄭許曹君之上以著其爭霸之實蓋不書爵則疑非

楚君昭公失國會鄆陵如齊如乾侯其返雖不告廟皆書公至所以存君而必繫居於鄆蓋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通諸二百四十二年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諸如此者遽數之不能終區區一得之愚不遑僭躡而輒附焉至元丁丑嘗求訂定於宗公叔志先生以為足以羽翼乎經傳畀之序引明年值鬱攸之變斷簡煨燼漫不復存越三年辛巳搜輯舊聞往正是於邵菴虞先生頗加獎勵并題卷端克寬自揆淺陋奚敢管窺聖經賢傳

之萬一然詳註諸國紀年謚號而可究事實之悉備列
經文同異而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
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庶幾初學者
得之不待徧考羣書而辭義燦然亦不為無助也

經禮補逸序

自樂亡而經行於世惟五易詩書春秋雖中不無殘闕
而未若禮經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蓋十之八九矣朱
子嘗攷定四禮謂三禮體大未易緒正晚年惓惓是書

未就而歿遂為萬世缺典克寬伏讀而加惋惜焉世之三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別也何則吉禮之別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飢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饗先王以饋食饗先王以祠春饗先王以禴夏饗先王以嘗秋饗先王以烝冬饗先

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
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園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
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頻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
之禮用衆以大均之禮恤衆以大田之禮簡衆以大役
之禮任衆以大封之禮合衆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
禮親宗族兄弟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
故舊朋友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膾之禮親

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疎冠經衣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

覲禮篇乃諸侯秋朝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之
子始加冠之禮士婚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篇
乃卿大夫賓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為州長
會民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
射儀篇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燕飲之禮公食
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
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况軍
禮無存非闕細故此豈散佚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哉

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為之夏父弗忌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至於大廟說笏與燔柴於奧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不為衰有為慈母練冠為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於

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覲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黻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為重肆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殽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

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於升陘敗而鬻弔始於臺鮎以至菟田不時兵甲始作之類可攷也又況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地黷武歲無虛日使禮經舊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此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已多散逸蓋不特火於秦而亡於漢也今攷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為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

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畧包舉無遺庶幾學者於此俾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化之運不容息者卒歸於性命之正則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

重訂四書集釋序

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攷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

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啟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
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為集註章句或
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蓋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
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
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
子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并其弟子訓釋之辭疏於
朱子註文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
集疏纂疏相繼成篇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蓋欲博采而

統一之但辨論之際未為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神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銜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鋟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峰胡先生睹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撫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畧者足以已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考皆足以磨刮翬者之敝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弘

實從遊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劇授受者蓋稔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僞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猶慮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密間出是書請余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為書固不可不鮮鮮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復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

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學也倪君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顛云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序

克寬謹按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法一字不苟然學者抄錄書肆傳刻久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為之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為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或用此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

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
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乎
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抄錄傳刻之
失也况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
堅弒介公闡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
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
決其必然今者僭躡謹撫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
戾者敬錄於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歲年例曰正統於橫行之下朱書國號謚號君名年號

建國僭國朱註國名謚號姓名年號列國朱註國名

篡賊及不成君亦朱註國名

克寬按朱書注刊本當用白字今坊本網目行

上甲子字仍用白字則行下大書分註原用朱字者亦當易以白字又篇首威烈王名凡例作正統君名

下註曰如云午今刊本細註亦以此帝變例大書

名號例曰秦漢稱帝註曰其曰上者當時臣子之辭今

不用唯註中或因舊文

今刊本唐中宗書上觀燈于市里立宗書上躬耕興慶宮

側上莢麥苑中上復幸左藏肅宗書上朝太皇於西內代宗書上如陝州上還長安上幸章敬寺德宗書

上生日不受獻穆宗書上駉山文宗書上有疾武宗書上受法錄懿宗書上歷拜十六陵禧宗書上奔鳳翔昭宗書上更名上祀圓卹上入石門鎮皆不書帝

即位例曰凡僭國始稱帝者曰某號姓名稱皇帝註云

魏王曹丕宋王劉裕梁王朱晃之類

今刊本惟曹丕書姓宋王裕梁

王晃皆不書姓

凡始稱王者繼世曰嗣

今刊本書魏王曹操卒太子丕立不曰嗣

復號例

曰某國復稱王註曰如西秦之類

今刊本晉武帝大元十年書乞伏國

仁稱單于註云是為西秦十三年書西秦王乞伏國仁卒而不書西秦復稱王疑脫簡也

改元例曰闕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而註所改於下註
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
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此類非惟失其事

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

今刊本
癸卯章

武三年書後主建興元年而不數章武之年然唐中
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是年仍書四年而分註
睿宗景雲元年至次年書睿宗皇
帝景雲二年則建興元年疑誤

尊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為皇太子註曰漢文帝立
景帝為太子但云子啟中年以後封王諸子始有稱

皇子者後遂稱之立按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自

謂其子為皇太子只從文帝初例

今刊本漢順帝建康元年書立皇子

炳為太子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書立皇子明為曹王立宗開元二年書立皇子嗣真為鄧王代宗大歷十四年書立皇子五人為王非正統因事特書者去

皇弟二人為王誤加皇字

皇號

今刊本宋武帝永初元年立子義符為皇太子亦誤加皇字穆宗長慶二年立景王湛為太子

又誤去皇字

崩葬例曰秦漢以後王侯殂皆曰卒註曰薨乃臣子之

辭不當施之國史

今刊本唐武宗會昌二年書昭武節度使劉從諫薨僖宗乾時元年

書同平章事
劉瞻薨誤稱

謚非生者之稱而通鑑以謚加於薨卒之上亦非是
今正之然非賢者則虛美之稱亦無所取故不復註

今刊本梁文惠公狄仁傑昭文獻公姚崇許文獻公
蘇頌廣平文貞公宋璟武穆王李光弼文簡公楊綰
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西平忠武王李晟北平莊武王
馬燧南康忠武王韋皋邵宣公杜黃裳晉文忠公斐
度皆書謚無統之君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註曰上無

天子故得因其臣子之辭

今刊本宋魏之間書秦王
乞伏熾磐卒武都王陽王

卒涼王蒙遜卒五季之間書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吳
越文穆王錢元瓘卒楚文昭王希範卒吳越忠獻王

弘佐卒皆凡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

今刊本唐

高祖武德二年
鄭公薨不書卒

篡賊例曰君出走而弑之曰某君出走某弑之註曰淖

齒之類又僭國無統則曰某國某人弑某君某

今刊本書

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又書周郭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而尹起莘發明皆曲為之說愚按秦二世隋煬亦皆驕暴無道而仍書弑又如夷狄臣下殺其君長且以書弑此必傳誤凡以毒弑

者加進毒字而在地註曰霍顯又加使醫字

今刊本但書曰

大將軍光妻顯弑皇后許篡國隨事異文註曰封其氏而不書使醫進毒恐漏

故君則曰廢而不曰奉

今刊本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書梁王全忠稱皇帝奉唐帝

為濟陰王
不書廢

巡行例曰凡正統巡行郡國曰帝如某官府第宅曰幸

學校曰臨曰視

今刊本唐高祖武德七年書帝詣國子學太宗貞觀十四年書詣國子監

高宗調露元年永淳元年玄宗開元十年皆書幸
東都僖宗中和元年出幸成都皆與凡例不同

封拜例曰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

今刊本唐玄宗開元元年以高力士

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分註
宦官之盛自此始而不書宦者字

凡殊禮皆書自註

曰王莽加號九錫之屬王莽是自為之以自為書

今刊

本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升宰衡諸侯王上加安漢公莽九錫並不書自愚按篡賊例註曰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依范史直以自為自立書之今董卓曹操司馬昭等遷官殊禮皆稱自惟王莽不書自蓋漏誤耳

征伐例曰僭名號曰稱王註曰周列國稱王

今刊本周顯王二十

五年書齊魏稱王四十四年書秦初稱王四十六年書韓燕稱王註曰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令國人謂已曰君而赧王十七年下註趙惠文王元年則趙亦稱王矣然不書趙稱王疑漏中國

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中國無主則但云

入邊或云入某郡

今刊本漢明帝永平十六年書北匈奴大入雲中五季之間屢言契

丹入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夷

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

今刊本漢高祖八年出擊韓王信餘

寇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書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皆不書征討武帝元鼎六年書討西羌光武建武十七年書馬援討交趾明帝永平元年書蔡彤討烏桓皆不曰攻擊蓋互誤

廢出例曰凡正統廢其后太子無罪者曰廢某人

今刊本唐

高祖顯慶元年以太子忠為梁王不曰廢

克寬按書肆所刊綱目如英布誤作黥布狄道誤作秋道劉裕至彭城戒嚴誤作解嚴之類未可悉舉今取其

關於義例之切要者附於凡例之後庶幾初學受讀者
可以無惑云

題鄭伯康領薦赴省詩序

賢才之生於世必有用於世然上之人恆患賢才傲睨
而不為之用下之人又患在上者重惜名爵不輕於擢
用是以人才會遇自古以為難然自古治天下者未嘗
借才於異代吾東魯聖師且謂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若是則負才而不為世用者尠矣同

郡鄭伯康以世家令子賦質純粹髻鬣嗜學穎異不羣
蚤孤卓然有樹立志夙被母氏斷機之教比年余假館
其家恆以持門之隙辨疑問業講劇不怠遂於諸經通
大義哦咏近體詩清新妥貼善繼家學且通世故處事
有才往歲小試司庾出內惟平當路者蓋有以觀其才
之可用矣昔吾兒還自城府乃知郡太守以賢良薦之
中書行有日余方卧病齋閣躍然喜曰伯康是舉可以
行其志矣迺祖筮仕儒臺總政資府理官事如家事邵

菴虞先生亟稱其賢伯康聞過庭遺訓所以事上馭下
服之熟矣矧以訥齋丞相之彌甥宣慰公之外孫簪纓
閥閱威儀典刑耳濡目染於幼穉之時而嚴師益友薰
陶德性於志學之後所以幼學壯行在習之有素然呂
氏家訓有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介自
持吾伯康不竢余之贅言矣但慎以綜務厥或謹於大
而畧於小勤以剗繁厥或勵於始而忽於終必也兢兢
然如臨深如履薄孜孜然如戴星如待旦則他日功名

事業豈特無忝爾祖而已哉余屬負茲不能率同志著
茗料送之上東門外諸老俊彥作餞行詩如干首余弗
能以文辭鳴轍述其梗槩竊比古人之贈言而書於卷
端云

送友人汪德茂歸休寧序

夫人之為學知而嗜者為難嗜學而勤者為尤難勤而
能大尤加難焉古之學者或繩頭或刺股或帶經而鋤
或護雞而讀或以被蔽燈或帳有墨色蓋嗜學而能勤

者也又其甚則隨月照雪聚螢然薪斯又勤苦之尤者
然皆有以殖學而成名今之人習於聲色之外耽於逸
遊之娛苟能篤於問學以此易彼蓋千百而什一耳矧
望其能勤乎余客休寧之萬安山友人汪德茂從余問
業者累年余嘗熟察其微知其蚤夜不懈是果於嗜而
能勤者矣無何以勤苦致病而猶嗜學弗輟余戒之曰
先正有言嚴立課程寬着意思苟克恆存是心固不必
窮日之力而困竭其形神也生盍孳孳而絕欲速之念

循循而忘懈惰之萌則所進自有不能已者於是因余之言損讀以養生溫故以窮理然其所得實倍蓰於疇昔今年冬余束書來歸環谷山中亟錄近作訪余而求正是焉齋居旬日講劇之餘抄錄余所編春秋纂疏盡識余所以著述之綱領雪夜篝燈復與吾兒讀易通陳朱傳美之大意方欲求卒業於余且以歲聿云暮慈母在堂不能不動白雲之思而告歸矣於其行也請一言以勵余曰為學之道平日之所以相告語者蓋無往而

不至矣生既能勤而勉之以持久則成功固可刻日而俟也生之歸尚願與任生本初更相戒飭以平日講廟之書復而熟焉以平日訓迪之言思而繹焉使九仞前功不廢而三日刮目相視則余之至願也他日登余門必有起余者則不徒為生賀而且為吾門得人賀生歸見任生盍亦以是語之是為序

唐縣尹改政稅籍詩卷序

古聖王制經界取民有度化洽風淳嬴秦任衛公孫廢

井田由是天下民間左右豐嗇懸絕豐者素封將萬石
嗇者無地立錐俗競伎求奸宄日滋訟牒總如蝟毛太
和盛治曠千百載不可復皇元一海內酌古準今誕敷
恩渥租稅惟薄制飭郡縣臣均賦役惠黔黎期臻郅治
效軼三代甚盛甚休大江南北定民業出賦若干緡籍
於官眎各額影勘崇卑給力役歲有貿易盈虛有司更
其籍休寧徽劇縣人傳版五萬稅額二萬餘緡有司因
循苟且二十年籍未革屬鄉差徭富若貧倒置夏秋催

科追擊杖箠事弗克集至正五年歲在實沈吳興唐侯
承中朝命蒞治是邑確守廉潔決事以明首察積弊駭
愕慨嘆咨度量規畫一示墻壁間謂胥吏貪墨遴選閭
里良民觴於庭俾家至戶喻察恆產有無聿新稅籍削
逃徙并詭異秋毫底實逮三月告成簿書朦朧旣久一
旦櫛剔絲分如揭皦日闔邑士民舉欣欣色喜歌謠頌
嘉惠屬余書卷顛余唯賢侯為政超越前令尹倍蓰千
萬其繼自今賦役唯均政恬事簡考書上最不辜朝廷

掄材治郡縣美意是宜述梗槩庶幾部使者觀風有所
考徵且俾來者激勸又以洩邑士民拳拳弗忘之心廼
書為序

送權茶提舉貫公子素詩卷序

牧守之職近乎民必期利乎民筦權之職遠乎民必期
毋害乎民然牧守者或苛刻徇私滌垢索瘢或涉筆占
位不克與辨曲直由是德意不宣而民不獲安其田里
筦權者類廣立法制以防私鬻繁牒赴而連逮無辜則

摘山之利反足以病民噫斯豈明廷所以錫爵庸賢之意哉北庭貫公子素以勛舊世家文學政治克紹先緒才而能廉前牧淞左蘭溪信期集簡獄訟與民安於無事風淳績美嘉惠迨今至元五載持節總茶政於江表始至訪田間遺老凡舊條之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屬州縣分署闕譏亦罷不遣自歲額常數外秋毫無所取且禁胥吏勿或糾擾詔檄屬州縣違者擒之先是不良子險健持茗菽自陳厚誣巨室州縣官與受其咎公至屏

逐罔敢復言民被其惠而不知也公退之暇與英耆秀
士論道賦詩從容翰墨有古良吏之遺風今年及代將
歸祖帳道右旅餞而賦詩者若干人余書其梗槩以為
之序

和溪漁隱圖詩序

古之賢者未達而隱居以求志莫不有所託而自晦焉
是以卜式隱於牧朱買臣隱於樵鄭子真隱於耕呂尚
莊光張志和之徒隱於釣初非以樵牧耕釣為可樂特

藏濟時之器而託跡於是耳苟不知幼之所學者為何道壯之所行者為何事而濟世之無具猥曰隱焉奚隱之云乎余外家和溪陳氏內兄之孫曰可宗少而嗜學嘗問業於先生長者而有得適值時事搶攘廼寄跡於漁釣亡友洪舜民繪為圖而名士多詩詠以美之客歲之冬携卷謁余於縣齋而請序其卷右余屬負茲未果今年春復來趣余言渠渠悃悃叩欵復固余力疾而起語之曰子之學既知鄉方而亦為範於人矣其盍孜孜

不已求造其極以儲濟世之具毋徒獨善而已也辟之
漁也溝渠不足以容舟而蹄涔非鯨鯢之所潛也繼今
以往棹艤衝之舟泛浩渺之波游於三江五湖懸數牯
之餌以掣巨鰲則其志不既大矣乎既以語可宗遂書
為序

冰壺軒序

道無聲色之可見器有形容之可名此道之所以寓於
器也凡有聲色形容者皆謂之器器形而下者也而道

非器將何以形容之乎昔者周茂叔之道中通外直而形容於蓮白居易之道內空節貞而形容於竹以鈍為體以靜為用而借古硯以形容其道者唐子西也今者心清而意圓熙庶績而有餘裕乃借冰壺以形容其道者余於明德鍾侯見之矣侯自繁昌來知余祁剪韭斷菰被麤策蹇膏梁不足嗜錦繡不足願故能一介無取於人而存心何其清也三皇有殿先聖有宮費省而工簡庶民而子來故一毛無怨於人而用意何其圓也聽

訟則見事而明用刑則量情而決心不清而能之乎村
無犬吠而民以安縣少公事而賦先辦意不圓而能之
乎清圓而見於行事者何可勝數然借物以形容之則
至清莫如水至圓若如壺徒見霜凝而水返者謂之水
頸婉而身圓者謂之壺而不知清以昭萬物謂之水圓
而涵萬象謂之壺且夫水壺之器清光澄澈圓潔渾融
遷於琉璃瓦之宮安於水晶簾之下則彼負鼎之罔象
乘軒之寵鶴不得逃其形邳都之蒼鷹桓典之白馬皆

得以照其狀其清圓之器可謂貴矣而知公才德有廟廊器可以揭之於軒曰水壺苟能存此道而無間斷則自邇行遠自卑登高而或治邑如卓茂治郡如龔黃者此道也栢府如蘇章薇垣如崇璟者亦此道也天下之治道豈有出於心清意圓之外哉余祁川下士得聞公之道而有感於心多矣故序而為之頌

送朱如山序

玄渾周乎方儀之表東蒼龍七宿北玄武七宿西白虎

七宿南朱雀七宿分布若棋兩曜五緯循環交運旦夕
靡停於是燠寒溫涼迭為代謝而消息盈虛之變與之
無窮人生是間豐嗇贏縮各因賦予紛紛總總有萬不
同焉聖哲達乎形而上者進退亨屯安於攸遇降及叔
世始有談數術謂前知者然自車區以暨梓慎裨竈甘
公石申未始以數術傳也班孟堅以探知日月五星之
會凶恆之患吉隆之喜為知命之術然京房巧於占候
而弗克自知抑又何哉比來四海名流以星論休咎者

踵跡相躡其未臻至理之妙而殫數術之巧者亦千億而什一爾海寧朱如山以鉛槧世家游心星學語人輒多竒中曩游祁山之下徜徉縉紳間見者前席而余尚未之識也子素貫侯與書二隸字携其卷徵余言余為叙星學之源委以寘卷顛云

貫南山字序

北庭貫生南山以仲瞻字行侍廼翁總茗臺於江東垂五年至正癸未余客休寧謁余富溪之上齒甚盛貌甚

粹言溫而氣和余固意其出於勛舊之門而謙退若是
也是年秋告歸徵余序其名若字而繹其義焉介其師
金君伯監請益固余謂書傳屢稱南山而詩居多蓋以
南者文明之方化育長養於是焉在為政者必鄉南而
治故即其起居飲食所接之崔嵬巍峩者而形於言夫
朝夕坐而瞻之仰而視之目之所寄而心注焉睹山之
屹立不移則知吾之所以主靜觀山之厚積不虛則知
吾之所以存誠觀山之峻嶒而高則知吾之所以崇德

觀山之盤踞而遠則知吾之所以廣業懸崖峭壁不可攀援者若吾之威嚴不可犯也斂雲敷霧倏忽變幻者若吾之謀畧不可測也草木生之吾之仁也禽獸居之吾之量也層巒疊出星羅棋布截然不紊者吾之紀綱設施也慶雲萬態瑤簫玉笋森列無際者吾之文章竒崛也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為山九仞未成一簣而中輟焉吾未見其善學也必也孳孳焉汲汲焉而至於瞻之在前如有所立之時而猶欲罷不能也苟或不

知所以自監雖以秉鈞至貴民具爾瞻而子曾子以為不可不慎矣生其有見於此乎生既有任瞻之秀彥謝瞻之才敏而守之以阮瞻之恬淡與士瞻之清約果能殖學不懈則毛維瞻之政理蘇子瞻之詞藻紀瞻之事業路魯瞻之功名固其舊物也生其可不勉之乎君子之於天下也修於己且欲期於人凡可與言無不竭吾志余嘉仲瞻之嗜學故不自已於言也仲瞻其勗之

王栗名字序

維揚王君德容年將六袞夢異人授之栗而有子名之曰栗今五齡矣其友眉山蘇君伯衡字之曰思敬使侯其冠而祝之一日來祁門請余序其子之名若字且曰吾老矣先生賜之言將藏之中笥俟吾兒之長而以是訓迪之底於有成則所以受先生之教無窮矣余曰冠而字古也幼而字也何居雖然以君之好修而又期君之子之肖也不可以無言焉夫栗之為實其理縝密其實溫潤是以黃王之栗五其房秋鏐實躍如爆如將墜

未墜尤有戰慄之象古語云夙夜栗栗又曰不寒而栗故以之為贄則取其虔以之實籩則示其莊蘇君思敬字君之子其亦有取於是乎雖然栗竦縮之意使民戰栗所以惕人使之戰栗惴懼以事君也君子之治已治人唯欲矜莊戒謹兢兢業業敬以自持不期人之敬畏而自無不敬斯可矣此東魯聖師所以責宰我之失言也歟抑余又有說焉詩曰實穎實栗言其稼之成實也又曰積之栗栗言其稼之積聚也他日栗能思君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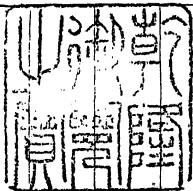
以名之又思蘇君之所以字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無
斯須毫髮而不致之謹焉必期於成立而聚族以奉其
先則為無忝於名若字而君之志願畢矣其尚以是語
之何如曰諾遂書為王栗名字序

余槐卿肖山序

龍剛肖乎乾馬順肖乎地龍馬有所肖也處身以肖乎
山之形養身以肖乎山之性君子有所肖也汾水槐卿
余君身高尚而心好靜有似於山故號曰肖山且夫魏

巍然聳於青霄盤盤然鎮於綠野不為風所搖而摧不
為雨所侵而洩此乃山之形君則能昂昂然拔於汙俗
濯濯然沐於清風功名利祿舉不足累所以持身之高
非有肖於山者乎至於凝然而不動逸然而發舒草木
生之泉脉流焉此乃山之性君亦能定而後靜心廣而
體胖福祿綏之子孫盛焉故養心以靜實有肖於山者
乎比如龍之剛馬之順君子所肖亦有默契者視彼螢
光似乎火鶯黃似乎金肖其名而不肖其實安可同年

而語哉君苟能體夫山之高靜而力行之則靜以得其
仁高以超乎衆有其德必有其壽豈異端之笑誚可奪
其操歟



環谷集卷四